

doi:10.3969/j.issn.1674-117X.2024.03.007

湖南省乡村非物质文化遗产空间格局 与旅游利用潜力研究

谭书佳¹, 雷媛婷¹, 韩雅如²

(1. 湖南工业大学 城市与环境学院, 湖南 株洲 412007;

2. 北京科技大学 文法学院, 北京 100083)

摘要: 以根源性、在地性、历时性为标准, 对湖南省国家级和省级乡村非遗项目进行筛选, 并借助 GIS 空间分析技术, 研究湖南省乡村非遗旅游资源的类型结构和空间分布特征; 同时, 以昂普理论 (R-M-P) 为依据, 构建评价指标体系, 对各评价单元的乡村非遗资源旅游利用潜力进行评价。结果表明: 湖南省乡村非遗类型分布不均衡, 传统技艺与民俗类乡村非遗占比较高; 湖南省乡村非遗空间分布不均衡, 整体呈现“西部集聚、南北部集中、东部较少”的特征, 形成1个核心区、3个带状高密度区和多个中密度区; 湖南省乡村非遗旅游整体利用潜力大, 但地区性差异显著。据此, 建议高潜力区将乡村非遗资源与热门旅游景点有机结合, 并借助乡村非遗节庆和民俗活动, 推广乡村非遗项目; 中潜力区借助特色文化活动, 开发乡村非遗文旅路线, 并加强与周边地区联动, 开发跨区域的乡村非遗旅游路线; 低潜力区加强乡村非遗项目的挖掘、整理和申报, 推动乡村非遗保护与传承的机制创新。

关键词: 乡村非物质文化遗产; 空间格局; 旅游利用潜力; 湖南省

中图分类号: F592.7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24)03-0052-09

Spatial Pattern and Tourism Utilization Potential of Rur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Hunan Province

TAN Shujia¹, LEI Yuanting¹, HAN Yaru²

(1. College of Urban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uzhou 412007, China;

2.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ijing, Beijing 100083,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criteria of originality, locality and diachrony, this study screens the national and provinci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rojects in Hunan Province. GIS spatial analysis techniques are employed to study the types, structure,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rur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ourism resources in Hunan province. Based on the R-M-P theory, an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is constructed to assess the tourism potential of rur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resources in each evaluation unit. The results reveal

收稿日期: 2023-12-26

基金项目: 湖南省普通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重点项目“乡村振兴背景下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课程体验式教学改革探索与实践”(HNJG-2021-0128); 湖南省教育厅基金项目“乡村振兴背景下湖湘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乡村旅游融合发展研究”(21C0424); 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背景下乡村人居环境主客观适配性研究”(S202311535035)

作者简介: 谭书佳, 女, 湖南株洲人, 湖南工业大学讲师, 研究方向为城乡文化与遗产。

an imbalanced type distribution, where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with traditional skills and folk customs accounts for a relatively higher proportion.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is also uneven, characterized by agglomeration in the west, concentration in the north and south, and scarcity in the east, thus forming a core region, three belt-shaped high-density regions, and multiple medium-density regions. Despite a great overall tourism potential of rur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Hunan province, there are notable regional disparities. Accordingly, suggestions are made for different regions. Regions with high potential should integrate rur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resources with popular tourist attractions and promote rur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rojects through festivals and folk activities. By organizing distinctive cultural events, the medium potential regions can develop rur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ourism routes and enhance connectivity with neighboring areas to establish cross-regional tourism routes. The regions with low potential should focus on excavating, sorting out, and nominating rur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rojects, so as to advance mechanism innovation for the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of rur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Keywords: rur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spatial pattern; potential of tourism; Hunan province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二十大报告中提出,要“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将文化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对文化和旅游工作作出了重要部署。中共十八大以来,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成为赓续中华文脉、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是坚定文化自信、铸就民族共同意识的重要源泉^[1]。非遗形成于久远的农耕文明时期,在相对闭塞落后的乡村地区代代相传。随着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非遗保护传承和乡村旅游融合发展的效果日益凸显,将非遗作为乡村旅游资源开发利用将是促进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

非遗是一种可持续的旅游资源^[2],大量存在于乡村地区。近年来,国外学者主要从个人身份认同^[3]、非遗体验景观构建^[4]、游客地方感^[5]、游客偏好和意愿^[6]等视角对非遗旅游进行研究,注重非遗旅游过程中的主体参与者感知,即居民与游客的情感和态度,但鲜见将乡村作为特殊研究地域的研究。国内研究则更侧重非遗本身,如非遗资源的空间分布特征^[7]、非遗旅游产品开发^[8]、非遗旅游活态化传承^[9]等方面,而乡村非遗尚未见相关研究。随着2017年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国内非遗研究和乡村旅游研究均有显著增长^[10-11],学界开始注重非遗旅游与乡村地域的融合研究,发展非遗旅游成为促进乡村建设、助力乡村脱贫、推动乡村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12-15]。

旅游利用潜力是指资源在旅游业开发利用过

程中潜在的、未来可能实现的竞争力^[16]。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非遗资源的旅游利用潜力究竟如何?识别出具有竞争力的地域单元,并依据其潜力等级,有的放矢地提出差异化乡村非遗旅游开发建议,对促进不同类型乡村文旅融合和乡土文化传承具有重要意义。尽管国内非遗旅游评价的相关研究丰硕,但在研究对象尺度、评价指标选取、模型构建方法上都较为相似。其中,研究对象多侧重某一市、县、地区;评价指标多选取非遗资源的影响力^[17]、濒危程度^[18]、开发价值^[19]、开发条件^[20]等;模型构建方法主要有模糊综合评价法^[21]、层次分析法^[17]、因子分析法^[22]等。然而,乡村是非遗的诞生地、传承地,与非遗的赓续和发展密不可分,但未见对“乡村非遗”这一特定对象进行研究的文献。

基于此,本文以民俗风情浓厚、承载着汉苗侗瑶等多民族文化、非遗资源丰厚的湖南省为研究对象,首先明确“乡村非遗”的内涵,再对湖南省五批国家级、省级非遗项目进行逐一筛选,确定作为“乡村非遗资源”的非遗项目及其所在空间单元,运用ArcGIS分析其空间分布特征,并从乡村非遗资源的禀赋状况、有形载体、外部环境等方面,分析单因子评价结果及总评价值,进而揭示湖南省乡村非遗资源的旅游利用潜力及各影响因子的地区差异,以期为湖南省因地制宜开发乡村非遗旅游从而推动乡村振兴提供参考依据。

一、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一) 数据来源与筛选

1. 乡村非遗项目筛选

乡村非遗不同于广义上的非遗,从旅游开发角度看,其目标发展地是乡村地区。本文在李梓烽^[23]研究的基础上,综合考虑乡村非遗的属性特点,以根源性、在地性、历时性为筛选标准,对湖南省五批国家级、省级非遗项目进行鉴别,若某项非遗不满足以下任一特点,就认为其不符合“乡村非遗”内涵。

(1) 根源性:发源于乡村,受乡村土壤滋养,与乡村生产生活场景息息相关。据此,剔除部分发源地为城区,流传于市街巷口,或传承于城市文艺工作者之间,与乡村生产生活场景无关的非遗项目,如湘绣、菊花石雕、长沙粽叶编等;部分流传仅限于家族或门派中的非遗项目,如巫家拳、彭俐依湘剧表演艺术、小儿提风疗法等。

(2) 在地性:现有生存空间主要在乡村,受到乡村地域保护而保存得较为完好。据此,剔除目前在乡村中已失传,并且其为数不多的传承人为寻求发展都已走进城市,生存空间已脱离乡村的非遗项目,如澧水船工号子、衡阳县釉下彩瓷、大布江拼布等;部分传统医药因具有实用性价值已投入药厂生产,销往各地,传承人也已进入高校授课或医院任职的非遗项目,如唐氏皮肤病疗法、九芝堂传统中药文化等。

(3) 历时性:在流传过程中,始终承载着乡土文化,保留其原有的乡村人文底蕴,尚未完全成为商业化产物。据此,剔除若干年前便在城市建司建厂,或开发产业园,农户手工制作的现象不复存在,已完全商业化的传统技艺类非遗项目,如龙牌酱油酿造技艺、十三村酱菜制作技艺、杨裕兴面条制作技艺等。

2. 数据来源

研究所需非遗项目数据均来源于中国非遗数字博物馆、中国民族文化资源库、湖南省非遗资源库和湖南省人民政府门户网站,以我国2006年公布的十种非遗项目分类。截至2022年12月31日,统计获得湖南省五批国家级非遗共137项,五批省级非遗共376项,其中国家级包括正式项目和扩展项目,省级则仅统计正式项目。经上述标准

筛选处理后,可作为“乡村非遗资源”的乡村非遗项目共计329项。

收集到的乡村非遗数据中,部分项目在级别上存在重叠,或某一项目存在多地申请,为避免重复,同一项目若申报地不同,按不同项计,若申报地相同而级别不同,则按国家级计。基于大多数项目的申报单位是市区或县级地区,运用ArcGIS软件进行空间分析时,选取其申报地的行政中心坐标。对于申报地是具体保护单位的项目,则使用具体的保护单位坐标作为该项目坐标。所有坐标数据均来源于百度地图。

乡村非遗资源旅游潜力评价选取地级市市区和县级地区作为评价单元,由于湖南省个别县市没有乡村非遗项目,所以从研究对象中将这些地区剔除,最终获得拥有乡村非遗项目的评价单元共计99个。各县市乡村非遗资源的种类、总量、类别优势度和级别优势度等信息来源于中国非遗数字博物馆、湖南省人民政府等门户网站;中国传统村落和历史文化名镇名录收集于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官网;5A、4A和3A景区数据来源于国家文旅部官网;第三产业增加值和人均GDP数据来源于《湖南省统计年鉴2021》;航空站点、铁路站点(客运火车站点和城际铁路站点)、高速公路、国道和省道的数量统计依据百度地图。

(二) 研究方法

1. ArcGIS 空间分析法

(1) 最邻近指数。最邻近指数代表了点状要素之间的邻近程度,点状要素在一定空间范围内的分布类型可以分为均匀型、随机型和集聚型。通过计算该指数便可判断湖南省乡村非遗所在地的空间分布类型,计算公式^[24]如下:

$$\bar{r}_E = \frac{1}{2\sqrt{n/S}} = \frac{1}{2\sqrt{D}}, \quad (1)$$

$$R = \frac{\bar{r}_1}{\bar{r}_E} = \frac{\bar{r}_1}{2\sqrt{D}}。 \quad (2)$$

式中: \bar{r}_E 表示理论最邻近距离; n 表示乡村非遗个数; S 表示研究区域总面积; D 表示湖南省乡村非遗的密度; R 为最邻近点指数。当 $R=1$ 时,即 $\bar{r}_1 = \bar{r}_E$,说明点状要素随机分布;当 $R>1$ 时,即 $\bar{r}_1 > \bar{r}_E$,点状要素分布趋于均匀分布;当 $R<1$ 时,即 $\bar{r}_1 < \bar{r}_E$,点状要素呈集聚型分布。

(2) 基尼系数。基尼系数以洛伦兹曲线作为

运算基础, 最初提出时用于衡量收入分配的不均衡程度, 近年来被地理学者用来计算资源在一定空间内分布的均衡程度。本文以基尼系数表示湖南省各研究单位内乡村非遗资源的分布均衡度, 具体计算公式^[25]如下:

$$G' = -\frac{\sum_{i=1}^n p_i \ln p_i}{\ln N}, \quad (3)$$

$$C=1-G'。 \quad (4)$$

式中: G' 为乡村非遗资源的基尼系数; p_i 为湖南省第 i 个区县乡村非遗资源数量在湖南省乡村非遗资源总量中所占比例; N 为下辖区县的数量。 G' 的取值范围为 $[0, 1]$, G' 的数值越高, 表示乡村非遗资源的分布集中程度越高。 C 为均匀分布度, G' 值越高, 则 C 值越低, 表明乡村非遗资源的分布越不均匀。

(3) 核密度分析。核密度分析主要用于研究点状要素在一定空间范围内的分布密度, 从而反映要素的集聚情况。本文以湖南省 99 个拥有乡村非遗项目的地级市市区和县级地区作为研究单元, 以 ArcGIS 10.2 软件中的核密度分析为工具, 探究湖南省乡村非遗资源的空间集聚状况, 具体计算公式^[26]如下:

$$f(x) = \frac{1}{ph} \sum_{i=1}^p K\left(\frac{x-x_i}{h}\right), \quad (5)$$

式中: $(x-x_i)$ 为乡村非遗项目要素点 x 至核心点 x_i 的距离; h 为带宽; K 为权重值; p 为湖南省内乡村非遗项目要素点的数量; $f(x)$ 为核密度, $f(x)$ 越大, 说明该区域乡村非遗项目的密度越高。

2. 乡村非遗旅游利用潜力评价模型

以昂普理论 (R-M-P) 为研究基础^[27], 从 Resource (资源)、Market (市场)、Product (产品) 三个方面, 对乡村非遗资源旅游化利用潜力进行综合分析。其中乡村非遗旅游资源可分为两部分, 即核心资源与外部资源^[16]。根据资源的核心品质与性质差异, 可将资源与产品之间的转化关系 (R-P) 划分为共生型、提升型和伴生型三种类型。乡村非遗资源作为一种无形文化, 需要与有形载体结合从而发展为旅游资源, 属于 R-P 伴生型; 同时由于乡村非遗的许多项目正面临着无人传承的困境, 保护成本高, 较难实现资源到旅游产品的转化, 需要外界的投资和支持, 两者之间也符合 R-P 提升型。基于此, 参考现有研究成果^[20, 28], 同时考虑研究数据的可获得性, 从乡村非遗资源的禀赋状况、有形载体、外部发展条件 3 个方面选取 10 项评价指标。采用熵值法计算各项指标的权重值, 并对各项指标含义进行阐释。具体评价指标体系见表 1。

二、湖南省乡村非遗类型结构与空间分布特征

(一) 类型结构特征

湖南省 329 项乡村非遗项目中, 国家级 100 项, 省级 229 项, 种类覆盖非遗国发〔2008〕19 号中的非遗十大类分类。其中, 传统技艺类数量最多, 共 66 项, 占比 20.1%; 其次是民俗、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舞蹈和传统戏剧, 分别为 55 项、41 项、39 项、36 项和 28 项, 分别占比 16.7%、

表 1 湖南省乡村非遗资源旅游利用潜力评价指标体系

目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权重	指标解释
湖南省乡村非遗旅游利用潜力	$R_{核心}$: 乡村非遗资源禀赋状况	I_1 乡村非遗总体数量	0.1395	国家级和省级乡村非遗总体数量 / 个
		I_2 乡村非遗类型数量	0.1117	国家级和省级乡村非遗类型数量 / 种
		I_3 乡村非遗类别优势度	0.0712	$I_3=A/2+3B/365+C/2$, 式中: A 、 B 、 C 分别为传统技艺、民俗和表演类乡村非遗数量
	$R_{有形}$: 乡村非遗有形载体	I_4 乡村非遗级别优势度	0.1215	$I_4=2D+E$, 式中: D 、 E 分别为国家级和省级乡村非遗数量
		I_5 传统聚落规模	0.1286	$I_5=N+M$, 式中: N 、 M 分别为传统村落数量和历史文化名镇数量
		I_6 景区优势度	0.0368	$I_6=5X+4Y+3Z$, 式中: X 、 Y 、 Z 分别为 5A、4A、3A 景区数量
		I_7 民族特色村寨数量	0.2230	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数量 / 个
	$R_{外部}$: 乡村非遗旅游外部发展环境	I_8 旅游发展水平	0.0833	第三产业增加值 / 亿元
		I_9 地区经济基础	0.0632	人均 GDP / 万元
		I_{10} 交通通达度	0.0212	$I_{10}=5a+4b+3c+2d+e$, 式中: a 、 b 、 c 、 d 、 e 分别为航空站点、铁路站点 (客运火车站点和城际铁路站点)、高速公路、国道、省道数量

12.5%、11.9%、10.9%和8.5%；传统美术，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曲艺占比较少，分别是8.2%、5.8%和4.0%；传统医药资源数量最少，仅有5项，占比1.5%。由此可知，湖南省乡村非遗类型分布不均匀。湖南省乡村非遗旅游资源类型结构特征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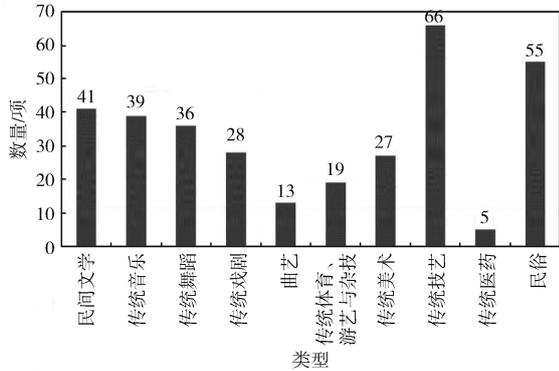


图1 湖南省乡村非遗旅游资源类型结构特征

(二) 空间分布特征

1. 总体空间分布特征

运用 ArcGIS 10.2 软件中的平均最临近指数法进行测算，得到湖南省乡村非遗资源的平均观测距离为 2 853.31 米，预期平均距离为 13 294.35 米，二者之比 $0.215 < 1$ ，由此表明，湖南省乡村非遗资源在地理空间上呈现集聚分布状态。同时，测算得到湖南省各县市乡村非遗基尼系数为 0.922，接近 1，进一步验证了最邻近指数的测算结果，同样表明湖南省各县市的乡村非遗资源分布不均衡，集中分布特点明显。总体而言，湖南省部分地区的乡村非遗资源数量突出，地区之间的差异较大。

2. 空间密度分布特征

使用 ArcGIS 10.2 软件中的核密度分析工具对湖南省乡村非遗进行空间密度分析，结果如图 2 所示。湖南省乡村非遗资源的分布形成 1 个集核区、3 个带状高密度区和多个中密度区。其中，集核区以吉首市为中心，向周围县市扩散分布，形成覆盖湘西州和张家界的湘西集核区，包括吉首市、花垣县、保靖县、古丈县、凤凰县、永顺县、泸溪县、龙山县、桑植县、永定区共 10 个县市(区)。吉首市现有乡村非遗 25 项，在所有研究单位中位列第一，如苗族四月八、苗族白狮会、土家族摆手舞、土家族打溜子等都是该区典型的乡村非遗项目。3 个带状高密度区主要分布于雪峰山-资水流域、环洞庭湖平原区和罗霄山区。其中，雪峰

山-资水流域以通道侗族自治县、隆回县两个点状高密度区为中心向周边辐射连成条带状；环洞庭湖平原区以汨罗市、益阳赫山区、常德武陵区、澧县为核心分布；罗霄山区以炎陵县为代表分布。多个中密度区则主要聚集在湘中和湘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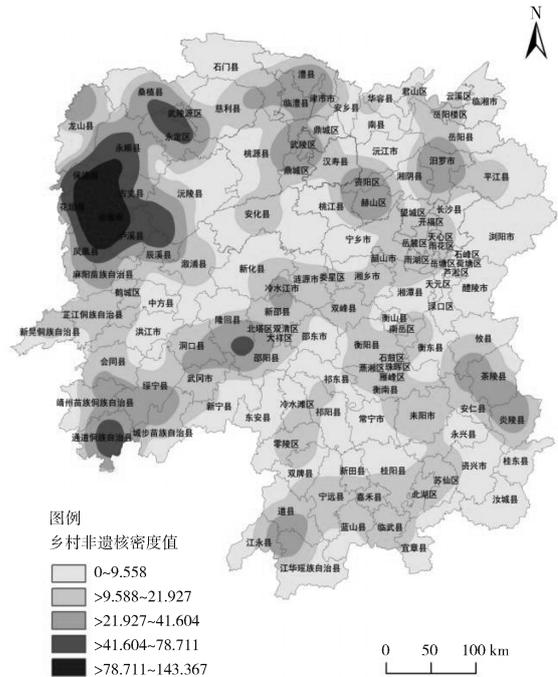


图2 湖南省乡村非遗资源核密度空间分布

从上述特点来看，湖南省乡村非遗资源分布与少数民族聚居、乡土文化积淀及交通便捷性相关。湘西、湘西南分布有土家族、苗族、白族、回族等少数民族，区域内少数民族人口高达 80% 以上，多元文化交织，乡村非遗资源密集度相对较高。

三、湖南省乡村非遗旅游利用潜力评价

(一) 单因素评价结果

由于乡村非遗旅游利用潜力评价指标的量纲存在差异，因此运用 ArcGIS 10.2 软件的自然断裂点法将各项指标划分等级(见表 2)；继而将划级后的 5 个区间作为各指标的评价等级，各指标分级结果如图 3~5 所示。

1. 乡村非遗资源禀赋程度

湖南省乡村非遗资源禀赋较为丰富，总体呈现“西多东少、南北均衡”的特点。(1)乡村非遗总体数量差异明显，呈现西多东少的分布特点。多数聚集于湘西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以吉首市、通道侗族自治县为核心，向周围扩散分布。西南部怀化市和东南部株洲炎陵县周边，也聚集了较

表 2 各指标分级标准

等级	I_1 乡村非遗总体数量 / 个	I_2 乡村非遗类型数量 / 种	I_3 类别优势度	I_4 级别优势度	I_5 传统聚落规模 / 个	I_6 景区优势度	I_7 民族特色村寨数量 / 个	I_8 旅游发展水平 / 亿元	I_9 地区经济基础 / 万元	I_{10} 交通通达度
1	1~2	0~1	0	1~2	0~4	0~8	0	16.7~82.8	2.0~3.5	2~8
2	3~5	1~2	0~1	3~6	5~10	9~14	1	82.8~185.3	3.5~5.1	9~14
3	6~9	3~4	1~2	7~12	11~16	15~21	2	185.3~341.1	5.1~7.3	15~20
4	10~14	5~6	2~3	13~18	17~25	22~30	3	341.1~599.6	7.3~10.5	21~27
5	15~25	7~9	3~6	19~33	26~32	31~49	4	599.6~977.6	10.5~17.8	28~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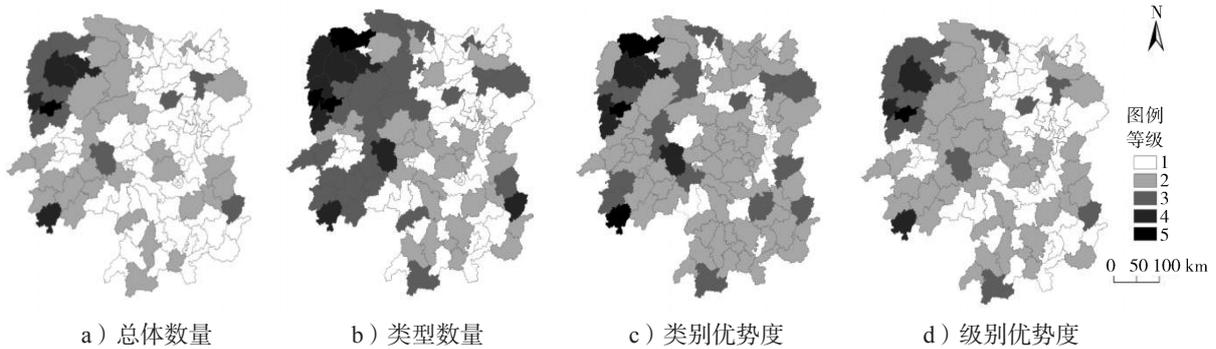


图 3 湖南省乡村非遗资源禀赋状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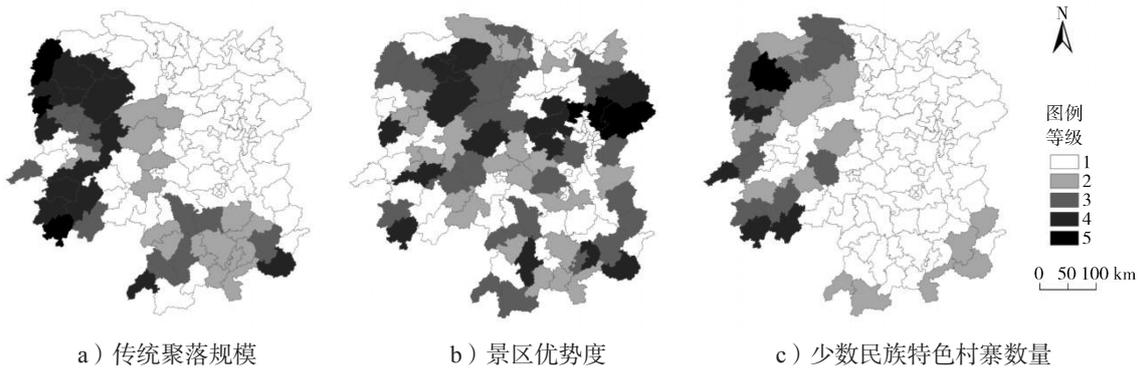


图 4 传统村落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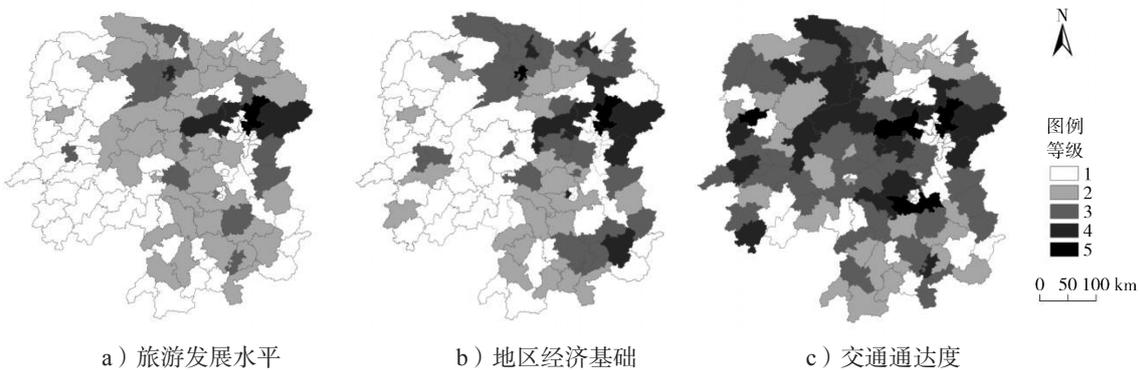


图 5 乡村非遗旅游发展外部环境

多乡村非遗资源(见图 3a)。(2)乡村非遗类型数量的地区差异明显。湘西地区乡村非遗类型多样,与类型较少的湘东对比显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花垣县、吉首市以及张家界市桑植县的乡村非遗资源多样性最为突出,其次是湘西州

其他县市、通道侗族自治县、隆回县和炎陵县(见图 3b)。(3)乡村非遗类别优势度两极分化明显。89.9%的评价单元等级处于 1~3 级,其类别优势度均小于 2;评价等级为 4 级的评价单元有 7 个,分别是澧县、赫山区、永顺县、隆回县、凤凰县、

永定区、花垣县;桑植县、吉首市、通道侗族自治县评价等级为5级(见图3c)。(4)乡村非遗级别优势度的等级差异较为明显。评价等级为4~5级的仅有吉首市、花垣县、永顺县和通道侗族自治县4个单元,其中吉首市的级别优势度显著高于其他地区。从东西方向看,西部地区的级别优势度高于东部地区(见图3d)。

2. 乡村非遗空间有形载体

传统聚落、A级旅游景区和民族特色村寨3类旅游型空间载体区域差异明显,与乡村非遗资源结合开发利用潜力较大。(1)传统聚落数量的地区集聚性、差异性显著,西南地区与东北地区存在明显分界线,主要集中分布在湖南省西部、南部地区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其中主要分布于湘西州和怀化市。评价等级为4级及以上的单元共有13个,占全省13.1%;评价等级为5级的有3个,分别是龙山县、花垣县和通道侗族自治县(见图4a)。(2)景区优势度的地区性差异较小。其中,长沙县、浏阳市、望城区的优势度较为突出,其次是长沙市周边的韶山市、湘乡市、平江县等地,此外,西北地区的A级旅游景区分布也较为密集(见图4b)。(3)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数量的差异显著。西部地区以永顺县为核心,在湘西州和张家界周边密集分布,怀化市和邵阳市的大部分地区也广泛分布有特色村寨。然而,东部和中部地区几乎没有民族特色村寨分布,南部的个别县市仅有少量存在(见图4c)。

3. 乡村非遗旅游外部发展环境

湖南省乡村非遗资源集中的县级单元服务业整体不强,经济基础较为薄弱,少数西南边界县交通环境滞后。(1)旅游发展水平地区差异明显。湘西落后于湘东地区,二者之间存在明显分界线,除吉首市和怀化市鹤城区外,西部其他地区的评价等级均为1级,第三产业发展滞后。全省评价等级4~5级的仅有长沙市各区县和武陵区,占总数的6.1%。其他评价等级在2级及以上的评价单元多数分布在东部及中部地区(见图5a)。(2)地区经济基础差异大。东部地区明显优于西部地区,北部地区稍优于南部地区。评价等级在4级及以上的共有14个单元,占总体数量的14.1%,其中较为突出的地区为长沙市雨花区、长沙县和武陵区(见图5b)。(3)交通通达度差距较小。

相较而言,经济发展好的东部地区评价等级更高,长沙市的长沙县、雨花区和宁乡市的交通通达度位列前三;其次是湘西州吉首市,发达的交通系统使其成为湘西旅游业发展的重要门户。从宏观角度看中部地区的交通通达度较优于周边地区(见图5c)。

(二) 综合潜力评价结果

运用ArcGIS 10.2将单因素评价结果进行加权叠加,通过自然断裂法进行5级分类,获得湖南省乡村非遗旅游利用综合潜力评价,如图6所示。潜力等级从高到低分别是极强潜力区(5级)、高潜力区(4级)、中等潜力区(3级及2级)、低潜力区(1级)。

1. 极强潜力区仅7个,高潜力区近1/4

(1)极强潜力区共有7个评价单元。集中分布最明显的是由龙山县、永顺县、永定区、花垣县、吉首市、凤凰县组成的西北极强潜力区,其次是西南地区的通道侗族自治县。以上两个区域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常住人口中约80%为少数民族,承载了苗族、土家族、侗族、白族等少数民族古老灿烂的传统文化,成为孕育乡村非遗资源的天然摇篮。同时,两个区域乡村非遗资源种类和数量丰富,有形载体众多,交通通达性良好,适合发展具有地域特色的少数民族村寨型非遗旅游。(2)高潜力区共有15个评价单元。它们分别在不同方面具有较强优势。如桑植县、保靖县、古丈县、泸溪县和隆回县,由于为少数民族聚落且民间传说丰富,具有优良的核心旅游资源,但是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炎陵县、桃源县、汨罗市、赫山区和石门县等县市的核心资源良好,本身具有较多的乡村非遗项目,同时旅游发展较好,交通便捷,经济基础稳固;沅陵县、新晃侗族自治县、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城步苗族自治县和绥宁县在核心资源优良的前提下,拥有较多有形载体,乡村非遗旅游发展潜力高。

2. 中等潜力区约占45%,1/3地区发展潜力低

(1)中等潜力区共有45个评价单元。从宏观角度看,中等潜力区存在多方面的发展劣势。例如传统聚落和景区数量多的洪江市、乡村非遗类型和级别都占据优势的江华瑶族自治县、乡村非遗种类丰富的零陵区,旅游发展水平和地区经济基础都处于较低水平,外部发展条件差。再如宁

乡市、长沙县、长沙市雨花区和浏阳市, 虽然经济基础稳固且交通通达, 但其自身的核心资源较差, 乡村非遗资源较少。更多的中等潜力区各方面旅游开发潜力均处于低水平, 无突出优势, 如安化县、耒阳市等, 旅游综合发展潜力一般。(2) 共 32 个评价单元属于低潜力区。这些县市的劣势较为突出, 例如蓝山县, 无论是乡村非遗数量、种类, 或是有形载体和旅游发展水平, 均位于最低等级。安仁县的乡村非遗数量、种类以及级别优势度都属于中等水平, 但有形载体少且经济基础差, 在外部发展环境上存在较大劣势。低潜力区大多是乡村非遗数量较少的地区, 因此发展乡村非遗旅游潜力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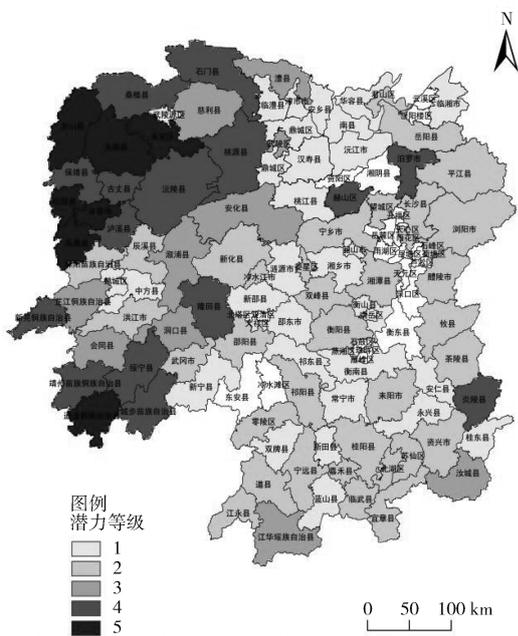


图 6 湖南省乡村非遗旅游综合潜力评价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以根源性、在地性、历时性为标准对湖南省非遗项目进行筛选, 运用最邻近指数、基尼系数、核密度分析等方法, 分析了乡村非遗旅游资源的类型结构和空间分布特征, 并基于昂普理论 (R-M-P), 对乡村非遗资源的旅游化利用综合潜力进行了评价。得到如下结论:

(1) 经筛选后, 湖南省可作为“乡村非遗旅游资源”的乡村非遗项目共 329 项。从类型结构来看, 传统技艺和民俗类乡村非遗项目数量较多, 占比均超过 15%, 而曲艺和传统医药类乡村非遗项目数量较少, 占比均不足 5%。

(2) 从空间分布来看, 湖南省乡村非遗资源地区分布差异较大, 总体呈现出“西部集聚、南北部集中、东部较少”的特征, 形成了 1 个湘西集核区, 雪峰山-资水流域、环洞庭湖平原和罗霄山区 3 个高密度带, 以及多个中密度区。

(3) 基于 R-M-P 理论的评价模型显示, 湖南省乡村非遗旅游整体利用潜力较大, 民俗、传统技艺和民间文学类的乡村非遗旅游利用潜力远高于其他类型, 乡村非遗的主要空间载体是传统古村落、少数民族村寨和优势景区。从区域层面看, 湖南乡村非遗旅游潜力最高的区域包含 1 个市区和 6 个县, 中等潜力区近半数, 三成地区发展潜力低。

针对湖南省乡村非遗旅游开发潜力差异, 提出以下发展建议。

(1) 高潜力区。一方面, 将乡村非遗资源与热门旅游景点有机结合, 打造互动沉浸式非遗体验。具体可将苗族服饰、土家族布鞋、侗锦等乡村非遗文创商品化, 创新演绎手法, 开发符合当下年轻人审美的乡村非遗产品。同时结合数字化技术手段, 通过线下宣传和线上多媒体数字平台推广如 VR 展示、动画电影制作等方式进行传播, 进一步扩大乡村非遗资源的影响力; 也可以在乡村非遗传承人与游客之间建立交流的桥梁, 如搭建场景化环境邀请传承人现场表演非遗技艺、讲述非遗故事等, 引导游客参与乡村非遗制作, 增强游客的沉浸式体验感。另一方面, 借助乡村非遗节庆和民俗活动, 推广乡村非遗项目。如苗族四月八、土家年、苗族赶秋节、侗族合拢宴、瑶族盘王节等节庆活动, 不仅能为乡村传统戏剧、民俗、传统舞蹈等提供展示平台, 也能提升乡村旅游的趣味性, 增强游客的参与感。关注乡村非遗资源本身品质的同时, 还要结合大众传媒等多种形式宣传手段, 吸引外来游客的参与。

(2) 中潜力区。以桑植县为代表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可以参考西北极高潜力区的乡村非遗民族旅游发展策略; 而以其他地域文化为依托的乡村非遗资源, 如炎陵县炎帝传说、汨罗市屈原文化, 可以借助炎帝祭典、屈原祠端午文化节等特色文化活动, 开发乡村非遗文旅路线, 引入自媒体博主推广, 运用新媒体或短视频等传播方式, 加深游客对乡村非遗项目的认知和理解。针对本身具

有显著地域特色但传播和影响力度远远不够的乡村非遗资源,如汝城县香火龙、道县龙舟赛等,应加大经费保障力度,扩大展示空间,并探索乡村非遗项目的数字化展示形式。同时提升服务设施水平,加强与周边地区联动,发展跨区域的乡村非遗旅游路线,以弥补乡村非遗数量较少且分布不集中而带来的劣势。

(3)低潜力区。低潜力区的乡村非遗数量少、种类单一,缺乏传统村落,且地区旅游经济整体水平较低。对于存在乡村非遗项目但尚未收集申报的地区,要加强乡村非遗项目的挖掘、整理和申报,从源头上增加乡村非遗资源的丰富度。政府部门应重视乡村非遗项目的传承和推广,并给予必要的支持,如建立官方非遗保护传承部门、招募培养传承人等,并积极开展动员、宣传活动,扩大乡村非遗项目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同时,发展乡村非遗和提高当地经济水平相辅相成,地方政府要进一步发挥主导作用,完善资金投入与分配政策,推动乡村非遗保护与传承的机制创新,建立乡村非遗与当地旅游产业良性互动的动态发展循环圈。

在研究过程中,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只对湖南省国家级、省级非遗项目进行统计,而未将市、县、区级非遗项目纳入研究范围,导致研究精度受限,未来可进一步完善细化数据,深化湖南省乡村非遗资源研究。

参考文献:

- [1] 一图读懂“十四五”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EB/OL]. [2023-12-09]. <https://mp.weixin.qq.com/s/rUIU25OZJtu4P3yw0GR5g>.
- [2] KIM S, WHITFORD M, ARCODIA C. Development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s a Sustainable Tourism Resource: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ractitioners' Perspectives[J]. *Journal of Heritage Tourism*, 2019, 14(5/6): 422-435.
- [3] VIDAL GONZÁLEZ M. Intangible Heritage Tourism and Identity[J]. *Tourism Management*, 2008, 29(4): 807-810.
- [4] CHEN Z, SUNTIKUL W, KING B. Constructing an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Experiencescape: The Case of the Feast of the Drunken Dragon (Macau)[J]. *Tourism Management Perspectives*, 2020, 34: 100659.
- [5] ZHANG R R, SMITH L. Bonding and Dissonance: Rethinking the Interrelations Among Stakeholders in Heritage Tourism[J]. *Tourism Management*, 2019, 74: 212-223.
- [6] XIAO J H, WU Y H, WANG M, et al. Using Choice Experiments to Assess Tourist Values for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he Case of Changdao Fishermen's Work Song in China[J]. *Journal of Cultural Heritage*, 2023, 60: 50-62.
- [7] 郝金莲, 林善浪, 王国梁, 等. 辽宁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分布特征及利用[J]. *世界地理研究*, 2018, 27(1): 167-176.
- [8] 江伟, 周敏. 文旅融合背景下的非遗主题文创产品开发策略研究: 以无锡灵山小镇·拈花湾为例[J]. *艺术百家*, 2020, 36(5): 200-204.
- [9] 李江敏, 王青, 魏雨楠. 乡村非遗旅游活态传承的价值共创机制研究[J].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50(1): 82-90.
- [10] DANG Q, LUO Z M, OUYANG C H, et 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China: A Visual Analysis of Research Hotspots, Frontiers, and Trends Using CiteSpace[J]. *Sustainability*, 2021, 13(17): 9865.
- [11] 生延超, 杨睿, 李梦琪. 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协同的测度与评价[J].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26(1): 14-20.
- [12] 刘中华, 焦基鹏. 场景理论下上海文化记忆机构“非遗+旅游”融合发展新路径[J]. *文化遗产*, 2021(2): 126-134.
- [13] WANG J, WEN F, FANG D 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ourism and the Improvement of Rural Environment in China: Value Cocreation Perspective[J]. *IOP Conference Series: Earth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 2019, 237(5): 052079.
- [14] 蒙涓, 黄翅勤. 少数民族特色村寨“非遗+旅游”精准扶贫的逻辑和实践: 关于广西三江程阳八寨侗乡的研究[J]. *农业经济*, 2021(2): 92-94.
- [15] 孙九霞, 张凌媛, 罗意林. 共同富裕目标下中国乡村旅游资源开发: 现状、问题与发展路径[J]. *自然资源学报*, 2023, 38(2): 318-334.
- [16] 王萍, 刘敏, 刘慧娣. 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旅游利用潜力评价[J]. *地域研究与开发*, 2017, 36(3): 92-98.
- [17] 尹乐, 李建梅, 周亮广. 利益相关者视角下的皖东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评价研究[J]. *地域研究与开发*, 2013, 32(5): 163-166, 176.
- [18] 姚莉. “申遗”视域下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价值评估指标体系的构建: 以贵州省从江县侗族非遗资源评估为例[J]. *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1): 99-110.
- [19] 张希月, 虞虎, 陈田, 等. 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旅游开发价值评价体系与应用: 以苏州市为例[J]. *地理科学进展*, 2016, 35(8): 997-1007.

(下转第70页)